

香港貧窮原因之二： 社會資本弱化造成貧窮

黃洪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在上一篇文章中，筆者剖析香港貧窮惡化明顯是基於社會結構因素，但主流論述仍然把將貧窮問題個人化，我們要了解香港貧窮問題的背後成因，必須將微觀貧窮人士的處境放在宏觀的社會變遷中去檢視，才能真正了解香港貧窮的成因及影響。

窮人面對的問題是無法取得任何或者足夠的收入以支付生活上最基本的需要，而又欠缺或失去解脫這困局的能力。筆者認為這種能力的欠缺或失去不是貧窮者本身的問題，而是九十年代經濟社會的變化導致基層群眾的社會網絡解體，使他們賴以生存及脫貧的條件不復存在，社會資本的弱化才是香港貧窮問題惡化的背後原因。

香港基層勞工首先面對的，是勞工在工場間的工友網絡以及在社區的鄰舍網絡的瓦解，勞工的社會資本弱化，基層社區失去了本來養活自己的生命。在六、七十年代在香港工業化階段時，百業興盛，尤其是製造業、服務業和非正規經濟得到長足的發展。在製造業和服務業中的工人透過建立行業性的人際網絡，創造自身的社會資本，從而獲取其他成員的資訊和資源，增加額外的經濟利益。這些行業性網絡通常於工作間或工作的地區所建立的。

過去，當經濟發展對基層勞工需求甚殷時，勞工之間形成了非正式但活躍的網絡以作回應。透過各種關係得到工作後，勞力所換取的收入使很多人免於貧困。但自八十年代中期，香港出現經濟轉型和去工業化、導至行業性網絡弱化。不少行業的經濟活動不斷退縮。在沒有經濟活動的支持下，原本行業網絡所發揮的節省交易成本作用也沒有必要。當然行業網絡不會單單因為失去經濟功能而消失，它還會發揮感情支援和社交作用。但失去經濟活動意味失去日常聚集的工作間，使網絡逐漸瓦解或因資訊及資源委縮失去其支援能力。

故當整個行業受到打擊時，同質網絡原本可以發揮互相支援的作用亦因「塘水滾塘魚」而弱化。在不景時，成員資訊和資源一同縮減，大大弱化透過網絡集體地解決個別成員問題的能力。筆者曾進行的香港貧窮線研究顯示，由於貧窮戶的社會網絡亦多是貧窮人士，在貧窮戶之中，有三成(31%)表示在熟悉的親友中失業比在業多，有四分一(23%)表示熟悉的親友失業與在業的數目差不多，兩者合共達 54% 超過半數。而表示熟悉的親友中在業的數目比失業多的有四成半(46%)。過去香港的貧窮戶生活雖然艱苦，但仍然可透過親友間的援助及介紹工作去應付難關。但現時由於貧窮問題持續惡化，貧窮戶的社會網絡亦多屬貧窮人士，本身亦面對失業及貧窮問題，所以提供的支援能力很有限，所以一方面令貧窮戶的生活嚴重惡化，而另一方面亦減低透過工作而脫貧的機會。而貧窮戶的親友很多時本身亦面對貧窮自顧不暇，所以有半數(47%)貧窮戶表示連一個可以借錢的親友也沒有，顯示貧窮戶未能依靠親友作經濟支援。六成(61%)貧窮戶表示連一個可以介紹工作的親戚朋友也沒有，顯示單靠貧窮戶自身的網絡也未能解決其失業的問題。

除了勞工自我組合網絡的瓦解，基層群眾賴以為生的社區經濟和社區生活網絡亦受到破壞。早期香港居民的住屋情況也很差，但為了讓數量龐大的勞工安心出賣他們勞動力，政府致力興建公屋，為他們提供租金低廉的居所。未能或不願接受公共房屋安置的，當時亦很容易便可以在木屋、天台屋或其他私樓棲身，環

境雖然不算好，但所費亦不多。而住區附近的地區經濟為大多數人提供了謀生的機會，亦使各種互相支持的社區網絡得以建立，一般人都能擺脫貧窮，生活溫飽。

九十年代經濟轉型後，房地產市場的壟斷性發展卻使不少地區過往形成的自給自足經濟體系受到破壞。依靠這些地區經濟維生的基層群眾既失去了就業的機會，同時面對住屋條件沒有改善但開支不斷上升的現實，可謂兩面受敵。市區舊區的貧窮問題惡化。隨著地區經濟型態和居民組成的改變，舊有的社區網絡難以繼續運作。住在日漸貧困化的舊區內的單身人士，老人和新移民家庭除了忍受之外，其實也作出了各種抗議和自救的行動。政府的發展新市鎮的城市規劃政策及市區重建政策，配合地產資本入侵舊區的土地。舊區土地成為地產資本賺錢的商品，舊區空間的變遷既改變了原來舊區的經濟活動，亦瓦解了勞工過去在原區建立多年的生活及工作網絡，令他們的生存空間愈來愈少。

九十年代初香港經濟結構由工業為主轉為金融地產、服務業，一直高企的樓價、租金壓力，令大企業或小資本在劇烈競爭下均壓縮勞動成本，引致基層勞工的勞動條件不斷下降。另一方面，由於財富分配不均趨勢不斷惡化，逐漸侵蝕了中下階層的購買力，反過來又影響零售消費行業的發展及該行業的勞工。

另一方面，深圳服務業的發展亦對香港的零售、消費行業帶來不少衝擊。香港以往「購物天堂」的美譽早已被高企的租金影響了，因為商人把租金成本轉嫁到零售商品之上。深圳九十年代快速發展各類消費行業（如飲食、零售、百貨等）與本地競爭，其相對低廉的消費力吸引了港人北上消費，令本港服務行業前景並不樂觀。

而在非正規經濟部門，市場集結地成為地域性生活網絡建立的場所。非正規經濟部門的網絡協助成員有效及靈活地集結資訊和資源去創造經營和生存空間。這種低下層在日常生活中建立的以鄰里、街坊、工友、或小老板組成的地域性生活網絡，為勞工提供著社會資本(如介紹工作、交換勞動市場的訊息)，令勞

工避免下滑至勞動市場的底層。社區作為聚集的空間成為創造社會資本的基本條件。

而大資本的壟斷發展亦打擊了非正規經濟的生存。在工業城市當中，非正規經濟一直是低下層的生活最後防線。透過做不同類型的散工或小販等，他們也能在缺乏政府支援下勉強生活。可是這些空間不斷受到政府和大型企業的打壓變得越來越小。在政府「決心」整頓市容去體現全球大都會的發展，超級市場、連鎖店等大型零售企業一步步侵蝕這個非正規經濟之時，低下層的生活亦得毫無保障。在大資本的競爭下，破壞街坊熟客對小商販的支持，最終摧毀非正規經濟作為邊緣勞工的生活最後防線。

在香港小販一直是最重要非正規經濟部門的一環，有不少居民長期以小販維生；但亦有不少製造業及建造業的工人在失業及開工不足時，經常會以當小販作過渡性的安排，待本業好轉時才轉回有關行業。當小販成為低下階層邊緣勞工面對困境的生存策略，成為在業及失業之間的「緩衝」。但在近年政府的大力掃蕩及加重罰款和充公貨物的管制下，小販的營生空間愈來愈少

此外，在香港的房地產價格過份膨脹，房地產資本過份壟斷的特殊情況中，香港小販貨品低廉的基礎是因為小販無須支付「正規經濟」中的鉅額租金。但政府近年的政策是要將小販納入正規的經濟領域中，這便迫使它們支付正規經濟中的「正常」但實際上高昂得極不合理的市值租金，這消滅了小販低廉價格的基礎，一方面使小販的生存空間日益減少，令不少邊緣勞工無法以當小販作為過渡失業危機的方法；而另一方面，又令社區中依賴小販提供低廉貨品及服務的低下階層，未能在「非正規經濟」中降低其「再生產成本」，令整體的邊緣勞工生計更加困苦。

而隨著香港經濟社會環境的變化，基層家庭作為維繫成員自成一個互相保護體系的社會網絡亦受到很大的衝擊。戰後來港的年青移民，大多在香港成家立室，或者很快便在這片他們本來不打算久留的土地上團聚。在香港經濟逐漸發展起來的過程中，一般基層家庭都拚手抵足，盡量動員所有成員的勞動力來加入透過生產賺取收入的行列。家庭將各成員的收入集中起來然後再進行分配，不但使很多人可以維生，他們並且擺脫了貧窮，生活得到了改善。

此外，香港家庭網絡正面對解體的危機，包括家庭核心化、單親家庭等。家庭網絡資源和資訊對於邊緣勞工尤為重要，在缺乏物質及人力資本下，家庭社會資本成為他/她們的唯一倚靠。不少邊緣勞工就是靠家庭社會資本維持生活。但家庭網絡弱化把邊緣勞工所能倚靠的家庭社會資本也喪失了。此外，經濟和社會發展為擁有不同資源的家庭成員帶來很不一樣的機會。內部利益的不一致促使很多基層家庭不斷解體和重組。基層家庭防禦整個家庭或部分成員陷入貧窮的功能已經不容易發揮，愈來愈多家庭需要領取綜援才能應付基本生活。

總結而言，要解決邊緣勞工的貧窮，單探討有什麼純粹經濟的因素導致宏觀的勞動市場失效是極其不足。我們也須留意微觀的勞動市場的失效。在上述分析中，資方在工作間所採取的各種剝削員工的手段和策略，正揭示香港的微觀勞動市場失效是非常嚴重。這些手段和策略得以維持，甚至深化，是因受到其他制度的不完善所「配合」。因此，若要真正解決邊緣勞工的問題，就必須認清在行政和法律制度、社會福利制度，及家庭和社區的不完善如何加強各種微觀的勞動市場失效。

其實很多時候，社會資本不是靠強聯繫的動員，而是倚賴和較陌生的人建立聯繫及結連不同的弱聯繫的力量。通常，人不只與單一社會網絡有關，而會同時與多個社會網絡有聯繫。參與社會的層面越多，那人就會有較多的弱聯繫網絡，

而且這些網絡性質重複的機會就越小。網絡群越不重複，可獲取的資訊和資源也較多樣化，故此那人擁用越高的解決問題能力。

但負面社會定型所產生的社會排斥正正阻礙被排斥者透過社交活動去建立異質不重複網絡，從而失去創造社會資本的機會。大陸新移民雖然可透過同鄉來建立網絡，但她們亦沒有深厚的宗教規範去抑制其他同鄉對她們的剝削。加上她們大多沒有有資源的親屬網絡，甚至沒有親戚，故此在社會資本的問題上，根本沒有網絡支援。

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貧窮問題除了改善經濟環境，還要建立一個能容納差異的社區，和徹底消除對一些社群（如新移民）在香港廣泛存在著的負面社會定型，使受到歧視的社群獲得公平的對待，這樣才能防止特定的群體陷於永久性的社會排斥。除此以外，還要建立一個沒有標籤作用的社會福利制度，這個制度要真真正正發揮「安全網」的作用，幫助有需要的家庭，舒緩脆弱人士暫時性的經濟困難。

貧窮勞工社會網絡弱化的情況和弱聯繫的消失，使他/她們失去重要的支援。因被社會排斥，降低了他們與社會其他社群的連繫；加上他們接獲的親朋傾向是同被排斥的人士，這高度同質又缺乏社會各項資源的社會網絡，使他們進一步陷入社會排斥的困局。

這困局可透過建立大量的異質網絡以增加社會資本來解決。而社區經濟的建立是為地域上的邊緣勞工建立一以信任、互惠和合作網絡。重建或建立社區或社群中的社會資本，我們在下一篇中再作詳細介紹。